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固邦本

分民之牧

舜典肇十有二州始也

朱熹曰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兾兖青徐荆揚豫梁

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厚也德有德之人允信也元仁厚之人而難拒絶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蠻夷率服

朱熹曰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寛而撫之也能者

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孰如此先其畧而後其詳也又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臣按有虞之世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牧以分治之在内則統之以四岳亦猶百揆統在廷之庶官也葢帝王之治内外相維大小相承分而理之使其有條序而不亂合而一之使其有統攝而

歸一所以為此者不過安養斯民而已故舜咨十二牧首以民食為言葢以國之所以為國者民也民之所以有生者食也然欲民之得食在乎不違農時農不失時則得以盡力田畆而仰事俯育之有餘而公私咸給矣不然則非但民不得以為民而國亦不得以為國矣然欲吾民之得其所又在乎所用之得其人苟非受民牧之寄者所厚者皆有德之人所信者皆仁厚之士而包藏凶惡之人

皆知所以拒而絶之不使之得以預吾政臨吾民焉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人君為治必擇牧民之長而又使其長擇其所用以分牧之人一處不得其人則一處之民受其害必無一處之不得其人使家家皆有衣食之資歲歲不違耕作之候則家給人足而禮義興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和而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

禹貢禹敷（分也）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隨山刊木奠（定也）高山大川冀

州濟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樵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能移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世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故州縣移易而其書遂廢矣

臣按舜以前皆為九州至舜乃肇為十二州蓋禹治水敷土在肇十二州之前時猶九州也其後禹復并為九州商因之觀左傳所謂昔夏之方有德也九牧貢金及商頌所謂帝命式於九圍可見矣

周官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蔡沈曰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

臣按唐虞之世設百揆以統内之庶官設四岳以

統外之州牧州牧之分任者既各以其事功而上於四岳四岳又總以各牧之所上者以歸於百揆此體統所以歸於一而不紊也

爾雅兩河間曰兾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孫炎曰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殷制

大雅崧高詩篇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

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其首章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翰幹也四國于蕃蕃蔽也四方于宣

朱熹曰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臣按人君建國以為國之楨幹實欲資之以為京師之屏蔽而宣布王者之德澤也三代以前則列

爵分土以爲國家藩翰自秦罷侯置守所以爲國

藩翰者藩服州郡而已

春秋公羊傳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隱公五年

朱熹曰文王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

臣按陜古弘農地蓋在今河南陜州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内曰兾州正北曰并州

劉彛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謂同享其利焉

臣按古者言九州者有三禹貢之兾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兾幽營兖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兖雍幽兾并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然此皆三代以前封建之制也後世郡縣亦不異焉夫以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方如此其大也四海如此其遠也億兆如此其衆也人君以一人之身必欲周知

而徧以及焉非細析而總會之分其肢而解其節提其綱而挈其領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安能一一中其理處處得其所哉此古今為治者既分以州縣必統以藩服使其上下相承彼此相維以為久安長治之基也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

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陳澔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徐自明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

以封建諸侯而鈌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强弱有以相呑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葢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係大矣哉

臣按先王之世封建之制行故其中又設為方伯連帥以監臨而總督之後世立為郡縣於其間又分屬於各道制雖不盡同而亦具遺意歟

漢地理志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燕

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曰豫州部潁川汝南沛凡三郡梁魯二國曰冀州部魏鉅鹿常山清河四郡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凡六國曰兗州部陳留山陽濟陰泰山東郡凡五郡城陽淮陽東平凡三國曰徐州部瑯邪東海臨淮凡三郡泗水廣陵楚凡三國曰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北海東萊齊凡六郡菑川膠東高密凡三國曰荊州部南陽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南郡凡六郡長沙一國曰揚州部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凡六郡六安一國曰益州部漢中廣漢武都犍為越嶲益州牂牁蜀凡六郡曰涼州部隴西金城天水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上郡凡九郡曰幽州部勃海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涿代凡十郡廣陽一國曰交州部南陽鬱林蒼梧交合浦九真

日南七郡

曰并州部太原上黨西河朔方凡四郡

臣按自漢以來分部牧民之始漢十三部部各有郡國郡天子親理命守治之國分封諸侯王置相以為之治也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而在關中者則屬司隷校尉部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内河南河東凡七郡在征和以前司隷所統亦有刺史察之後乃除焉今制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而兩京畿則直隷府部亦此意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以民少吏多思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古雍州之地漢京兆馮翊扶風北地安定上郡及弘農隴西五原西河雲中之境曰河南古豫兖青徐之域漢河南弘農潁川汝南陳留沛泰山濟陰濟南東萊齊國山陽東海瑯邪北海千乘東郡及梁楚魯國東平城陽淮陽菑川高密泗水平原勃海之境曰河東古冀州之域漢河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代郡及鉅鹿趙國常山廣平國之地曰河北古幽冀二州之域漢河內魏勃海清河平原常山上谷涿漁陽右北平遼西真定中山信都河間廣陽等郡國又參有東郡河東上黨鉅鹿之地曰山南古荆梁二州之域漢南郡武陵巴郡漢中南陽及江夏等郡之地曰隴右古雍梁二州之域漢天水武都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曰淮南古揚州之域漢九江

廬江江夏等郡廣陵六安國及南陽汝南臨淮之境**曰江南**古揚州南境漢丹陽會稽豫章廬江零陵桂陽等郡長沙國及牂牁江夏南郡福建汀漳**曰劍南**古梁州之域漢蜀都廣漢犍為越嶲牂牁巴郡之地**曰嶺南**古揚州之南境漢南海鬱林蒼梧珠崖儋耳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等郡

臣按此後世因山川形便分道始此

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仁宗析為十八路神宗又析為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東路今山東之濟南青登萊四府南直隸之邳州西路今河南之歸德睢二州及太康縣山東之兗州府南直隸之徐州**曰京西南北**南路今湖廣之襄陽府隨安陸二州河南之南陽府北路今河南之河南汝寧二府許鄭陳汝四州及孟汜水河陰三縣南直隸之

穎州北直隸之
滑胙城二縣
曰河北東西
東路今北直隸之大名河
閒二府冀霸二州及成安
清河保定容城雄五縣山東之東昌府武定德濱三州
西路今北直隸之真定順德廣平保定四府及濬縣河
南之彰德懷
慶衛輝三府
曰河東
今山西之太原平陽二府澤潞汾
遼沁五州陝西之葭州及吳堡神
木府谷
三縣
曰陝西二路
永興軍路今陝西之西安延安慶
陽三府河南之陝州山西之蒲解
二州及平陸縣湖廣之上津縣秦鳳路今陝
西之鳳翔臨洮鞏昌平涼四府河岷洮三州
曰兩浙二路
西路今南直隸鎮江常蘇松江四府浙江之杭嚴嘉
興湖四府東路今浙江之紹興寧波台温金華衢處
七
府
曰淮南東西
東路今南直隸之揚淮安二府滁宿泗
三州及五河亳二縣河南之永城鹿邑
二縣西路今南直隸之鳳陽廬安
慶三府河南之光州湖廣之黃州
曰江南東西
東路今
應天府

及直隷之太平池徽寧國五府廣德州江西之饒廣信撫建昌四府西路今江西之南昌瑞袁吉安臨江九江南康贛南安九府 曰荊湖南北北路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岳常德德安荊辰七府沔陽靖二州南路今湖廣之長沙衡永寶慶四府郴州廣西之全州 曰成都等四路成都府路今四川之成都府眉嘉定雅三州及黎州安撫司潼川府路今四川之敘順慶二府潼川瀘合三州及資金堂榮三縣利州路今四川之保寧府蓬州及龍州宣撫司陝西之漢中府階州及西河成文三縣夔州府路今四川之重慶夔二府及播州宣慰司湖廣之施州衛貴州之思州府 曰福建今福建之福泉興化漳建延平邵武汀八府 曰廣南東西東路今廣東之廣肇慶韶南雄惠潮六府廣西之富川賀縣西路今廣西之桂林平樂柳慶遠潯梧南寧太平八府廣東高雷廉瓊四府 曰燕山府今順天府

及北直隸之永平府易隆慶保安三州山西之大同府此地宋時屬遼金

臣按自漢分天下為十三部設部刺史後改為州牧唐分天下為十道宋始分為十五路繼為十八路後又析為二十三路皆因山川形便設為藩服以分統天下郡縣吏民本朝内有兩京畿外有十三布政司畿内郡縣親領於六部故曰直隸而有南北之分惟兩京府南曰應天北曰順天在天子輦轂下與内諸司相頡頏不以直隸稱其十三

布政司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河南曰陜西曰山東曰山西曰貴州國初止十二布政司後革思州宣慰司以其地併貴州陞為布政司永樂初平安南又立交趾布政司未幾罷之其因山川分疆域比前代尤為得中焉臣嘗因是而通論之天地之間而人生焉天雖無所不包而地則必有遠近人君中天地而立為生民之主民生近地者舉目而可見聞聲而即至百步之外則視有所不及矣一里之外則呼

有所不聞矣是以人君必隨地埶之所至民生之所在立為君長以臨涖保養之由近而及遠用大而統小自中而制乎外合外以奉乎中譬則人之一身焉上必有首以為衆體之尊自是而下分為肢體肢體之下又有臂有指焉上焉以衛乎首次焉以為耳目口鼻之用外焉以修飾乎髮膚内焉以承附乎臟腑夫然則彼此應援血氣周流而一身得其安矣人君於民何以異此夫人君以一人

之身雖曰居尊以臨卑然實以寡而御衆以理言固可以一人統以執言則不能以一人周也是以為治者既建國立都以宅中圖治又必隨地形因民俗衆為郡國邑里以分理之然散必有所以聯之之方分必有所以合之之處於是乎又因山川之形便據地理之總會建為州牧方伯之職以提綱而挈領承流而宣化使上之政教有所承傳以代之下宣下之心志有所敷奏而代之上達此唐

虞三代之制皆有九州十二州之設而漢唐宋之世因之而分部設道也歟

以上論分民之牧

固邦本

詢民之瘼

詩皇皇者華其首章曰皇皇猶煌煌也者華草木之華于彼原隰高平曰原下溼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每懷思也靡及其二章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鮮澤也載馳載驅周徧也爰于也咨

諏訪問

程頤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故為使者惟慮不能宣道也

朱熹曰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歐陽修曰周詳訪問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

也

輔廣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程子之意葢謂人君正以耳目不得與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己意而通下情為之使者豈可不咨訪以副君意哉

臣按三代盛時既列爵分土以分牧於天下而又特遣使臣循行四方諏謀詢度以求民隱察民瘼此下民所以無隱情而王政罔有闕遺也歟

周禮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諭說也之使萬民和悅而正王面猶向也使民心曉而正向王

鄭玄曰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說諸侯使不迷惑

臣按王者處九重之上其去民也有千萬里之遠焉王之心志所在下人何從而知之哉故設為撢人之官巡邦國之內使之探王志之所在為之誦

說以曉諭夫天下之人俾其在閭閻之下者如在殿陛之間處萬里之遠者如在跬步之近親聞玉音之謦欬親面天威之嚴穆上無隔絶之埶下無阻闗之情故凡一號令之頒一政事之舉莫不曉然於心欣然於色而知上之人志向在此也是以詔之無不信行之無不從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方慤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

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以制於方伯故也

臣按先儒謂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葢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畀則不敢肆此小大相維内外相統之微意今制分天下為十三布政司每歲遣監察御史往巡其地盖得古人此意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

臣按御史之設於周而加以監察之名則始於秦而漢因之葢設此官以監郡邑及察其官吏也自武帝置郡刺史不復用監直至我朝乃復遣監察

御史巡按天下藩服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巡行天下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於衣食甚憐閔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無贅聚

臣按漢去古未遠所以惠賜元元者猶存古意往

往留意於孝弟力田存恤其鰥寡孤獨失職者得以叙復寃枉者得以伸訴至其末章所謂縣鄉即賜無贅聚尤切中後世有司之弊當是之時詔令之頒無有虛文恩典之施皆有實惠使者銜命所至有如旱暵而得時雨也

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詳問隱處亡無同位及寃失職姦

猾為害野荒治苛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為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

臣按漢世既有郡國守相以牧民而又州設部刺史以監之然猶恐其守相之不得其人而部使者之不舉其職也時遣在廷之臣分循天下存問無告振貸貧困伸理究抑舉用人才黜陟官吏考察吏治觀覽風俗今制既歲遣御史出巡天下藩服而又時遣大臣巡撫即漢人此意

元鼎二年又遣博士中等循行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為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臣按博士之官通經學古者也漢朝遣使分循天下豈無理政事司憲法之臣而必用儒生哉盖漢

人本經術以為治其政法雖不能純如三代然猶有古人尚德不尚刑之遺意故其詔書所下顓顓然多以教化仁政為言略不及於法令征賦此三代以後之治所以漢世為獨優歟

元封五年置刺史掌詔六條察州凡十三部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牟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

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埶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臣按漢每郡置刺史以六條察州蓋漢郡最大其一郡可以當今之布政司一其刺史以六條問事所監臨之州其官吏人民有犯在六條者即舉問

之亦猶今以御史監察天下藩臬也然今制御史出廵一方凡事無不在所省察非若漢人非條所問不省也一歲一易非若漢人居部九歲也盖天下之事幾無窮人情之變詐不一限條而問則所遺多矣况人之相與久則玩玩則狎狎則法有不能盡行者矣此我朝遣御史監察天下藩服每歲一易焉而無事不在所問葢得中制而萬世所當法者也

宣帝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無同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臣按宣帝遣使齎此詔循行天下專以耆老犯法為言至末乃及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盖宣帝雖以勵精嚴察為治然

所舉行者皆仁厚之政此則漢人之家法也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間者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民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乎無憂矣

又建昭四年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

任聞者陰陽不調五行失序百姓飢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

臣按元帝此二詔皆是因災異遣使循行天下也其後成帝建始三年遣諫大夫林鴻嘉元年遣諫大夫理永始二年遣太中大夫嘉綏和二年遣光禄大夫亦皆是因災異而遣使問孤老錄冤獄蠲

逋貸閔疾苦舉幽隱除貪暴免被災者租賦給疫死者棺錢凡此皆仁者之政人君居富貴安樂之地而知畏天災悲人窮則必兢兢戒謹不敢少有恣肆是以天雖災而不災人雖苦而不苦含齒戴髮之民窮山絶塞之外茅簷草屋之下咸知有生之樂惟恐死亡及之雖驅之爲亂有不屑者矣是何也下之人咸知上之人不我忘也知上之人不我忘咸思所以尊其君親其上矣

成帝綏和元年何武奏曰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之制奏可乃更刺史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又奏曰漢家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今增秩為牧以高第補九卿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

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乃復以爲刺史

臣按漢部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專以六條察二千石其職卑故已不敢自恣其權重故人不敢慢忽上之人以此使人使之激昂而自奮也何武之奏但知以貴理賤不以卑臨尊爲春秋之義而不知義有常經而權則無常埶也人君操天下之大權以鼓一世之士民而振舉萬事之機要使利不

顓於一人害不及於衆庶埶不偏於一隅非有微權不可也漢人立部刺史以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守相葢得此意朱博之論葢近之而何武輩不足以知此也今制布政使從二品都指揮使正二品按察使正三品知府正四品知州從五品而監察御史之品僅與知縣同繡衣一出山岳動揺輶車一臨郡縣奔走而藩服大臣亦莫不趨承稟令葢得漢人立部刺史之微意也

順帝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臣按漢順帝遣此八使者分行天下顯以考察守長為事而不及於民然去貪汚之吏即所以安窮困之民也

唐太宗遣杜淹巡關内諸州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

巡察四方黜陟官吏

臣按唐太宗遣使關内又分遣使巡四方所遣者乃杜淹褚遂良輩皆極一時之選者也此貞觀之治所以為有唐一代之盛也歟

德宗時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儁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

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計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與差同）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

臣按陸贄以五術八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說當時黜陟使自古遣使巡撫之條目蓋莫詳焉然此等事固非一人所敢專亦非一時所能成盡閱諸朝俾述於詔條錄為事比頒之天下使世世遵守而臨當遣使按文考驗以為刺舉勸懲之實夫然吏治庶其修舉民生得以安富乎

宋仁宗時蔡襄言人主宅中國居法宫而使幽遐異域風謡習尚寃隱沈抑無一不陳於前者託聰明於臣下

故也人主知其所託之難明賞罰以馭之賞罰既明則臣下不敢蔽欺而聰明無所壅也今天下之俗至有鉅室富家兼并貨財作為奢靡超踰法制交通大吏欺轢愚弱而貧者父子轉流闕養生送死之具不幸孤獨癈疾不得終其天年州縣吏視而不能掩遏豪猛矜哀窮厄而又侵牟漁奪不識休已或愚繆昏耄無所是非或依倚權埶壞裂公法其焯然有狀可指數也監刺之官大率以寬紓含隱為良既發一姦臟衆輙指目以是須

其自敗乃始糾擿或有所私慮垂敗之人亦加意覆藏使得脱去其蔽蒙如此監司之設僅與無同吏之苟偷姑息寖以成俗頃年遣使安撫諸郡比其還奏薦舉雖多而蠹暴不察惡吏不除窮民不恤有使之出不如無出之愈伏惟陛下垂意生民方使者之行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勿徒使郡縣供具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

臣按襄繼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請令使者所至之郡存問鄉里其孝行著聞及年八十九十以上鰥寡篤疾依漢故事量予布帛即貧無所養而有男女僦傭於人償其餘直而追還之若為僧尼僧年四十尼年三十以下並除其籍而歸養更無此等子孫官給饘糧責任親黨鄰里養之以没其齒孤獨者戒敕所養之家務全其生究結無告使者擇吏而治其曲直

力行篤學衰老淪滯表之以勸風俗郡縣吏治績可稱條列其狀顯褒其尤者貪墨腥聞即令責詢材不任職於其職之相倫者易之或雖潔廉而違法慘刻及年七十已上昏老而不知退者咸以名聞願一切罷之其官吏貪墨因使摘發監司之官素所不糾隨而坐之即使者不糾異日傾敗事在使者循行已前并使者坐之襄之言如此類者非但在宋時可行而已也

慶歴中歐陽修言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緝則困獘已極而未能速效如欲用功少為利愽及民速於事切莫若精選强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

臣按修奏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

使至州縣徧見官吏具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又有中材之人别無奇效亦不至於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修上此議朝廷重於特遣使惟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修又言臣之議本欲使者四出使天下悚然知朝廷賞善罰惡之意按文責實以救民急病如漢之

剌舉廥之黜陟使之類蓋人君之治天下如農夫治田不可一槩也久荒之地必先芟闢然後以時耘耨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而耘耨者爾臣竊惟今日之制天下分為十三布政司皆設按察司而又歲遣御史一人巡按或三年五年又遣廷臣一員廵撫誠能舉蔡襄歐陽修所言於宋者以行於今其清吏治除民害恤民窮是亦固邦本之大助也

以上論詢民之瘼

大學衍義補卷十九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上

書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布穀種庶艱難食鮮食血食懋勉遷有無化居烝衆民乃粒米食也鮮曰鮮也也

曰萬邦作乂治粒也

蔡沈曰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盖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財出於地而用於人人之所以為人資財以生不可一日無焉者也所謂財者穀與貨而已穀所以資民食貨所以資民用

有食有用則民有以為生養之具而聚居托處以相安矣洪範八政以食與貨為首者此也大禹所謂懋遷有無化居此六言者萬世理財之法皆出於此然其所以徙有於無變化其所居積者乃為烝民粒食之故耳是其所以理財者乃為民而理理民之財爾豈後世斂民之食用者以貯於官而為君用度者哉古者藏富於民民財既理則人君之用度無不足者是故善於富國者必先理民之

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

禹貢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大也 致也 品節之也 中國也

蔡沈曰六府孔修者謂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慎財賦謂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則三壤謂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成賦中邦謂土賦或及於四夷

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

臣按土者財之所自生然必修金水木火四者以相制相助然後土順其性而穀生焉然是土也則非一等有所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者之不同其質有肥者焉有瘠者焉其形有高者焉有下者焉其色又有黄白者焉有青赤者焉庶土所生之物各各不同以此交相質正於是因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兢兢焉罔或怠忽不

敢責無於有取少於多也然土雖有五而壤則有三所謂三者上中下也壤之上者則出上賦壤之中者則出中賦壤之下者則出下賦咸有一定之準則用是之法以成賦於九州之内若荒服之外則不敢例之以此也有夏盛時其取民之制有所品節準則如此後世征斂無藝惟循簿書之舊無復考核之實田之等則無别賦之多寡不倫既無底慎之心復無咸則之法此民財所以恒不足而

國用亦因之以不充也歟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杪末也）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應鏞曰必於歲之杪者天時既周而來歲之事方始也五穀之熟有先後皆入則先後無遺而豐歉盡見

矣

臣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為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即宰相也每歲於年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焉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

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耆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歳所入析為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留九年儲蓄之貲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為經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庫之虛實為用度之贏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説者謂為商制以臣觀之古今制用之

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於地而成於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苟非歲歲為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為之備至於臨事而後為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為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其事合

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為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於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蓄具其總數以達上

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為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云伏惟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於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而或不及餘三年則必惕然儆懼凡事皆從減節痛革用度之無益者使毋至於國非其國焉實惟宗社無

疆之休

周禮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録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林之竒曰歳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管子曰制國以為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為此者非他為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為平歳之經制故爾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

儲蓄以待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國有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為致太平之要務者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其所以經綸圖維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者其要實在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夫民之窮哉

臣按民生於天而歲歲有生死穀產於地而歲歲有豐凶苟非有司歲歲各具其數以聞之於上則

朝廷之崇高海宇之廣遠閭閻之幽隱曷由以知

之哉是以成周盛時每歲必祭司民司禄而獻民數穀數焉獻民數俾其知登耗也獻穀數俾其知多寡也料其民數計其穀數郡邑版圖其戸口凡若干内外倉塲其蓄積凡若干就一邑而計之農圃食力者若干人工商末作者若干人吏兵廪食者若干人校而舉之總而會之一人之食日費幾何一月之食幾何一歲之食幾何其所有倉廪幾何一歲支發幾何存餘幾何散之足以食幾何人

積之足以給幾何年因其一歲之所入通其累年之所積以穀之數而較之於民其果相當否邪三年而有一年積否邪十年而有三年積否邪三十年而有十年積否邪彼此通融有無相濟以羡補不足多而有餘也則蠲民之逋負除民之租賦不盡利以遺民少而不足也則省上之常費除人之冗食不侈用以傷財如是則民穀兩足矣民有餘食國有餘積則凶荒有備禍亂不作風俗淳厚治

教休明矣太平要務豈外是哉

大學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朱熹曰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或問熹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朱熹曰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熹又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

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臣按財者人之所同欲也土地所生止於此數不在上則在下非但上之人好而欲取之而下之人

亦惡人之取之而不欲與也人心好利無有紀極苟非在上者先謹其德知義之可重而財利之輕其不至專民之利而刼奪之也幾希今焉惟德之是謹兢兢焉以自守業業焉以自持知財利吾所好也而民亦好之吾之欲取之心是即民之不欲與之心不得已而取之所取者皆合乎天理之公而不咈乎人情之欲如是而取之則入之既以其義而出之也亦必以其道矣如是則是能與民同

好惡而以民心為己心所謂絜矩之道而治平之要不外是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吕大臨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朱熹曰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又曰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

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盖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
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
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
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
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
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産
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斂厲民自養之云哉

臣按金履祥謂大學通章以貨財為戒而此以生財為言何也葢財用國之常經不可一日無者苟徒禁其為聚財之政而不示之以生財之端則異時國用不給終不免横取諸民則是以理財為諱者乃所以為聚財之張本也所謂生財者必有因天分地之源所謂有道者必非管商功利之術而究其所以為生財之道者則生者衆食者寡為者疾用者舒而已天地閒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

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須祥謂大學此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臣竊以為履祥所謂勤儉怠奢之四言是又萬世理財之節度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朱熹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上好

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又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夫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

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由小人導之也彼為善善字上疑有不字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朱熹曰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又曰此言菑害竝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

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蹷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若二公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真德秀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憒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

傳也出新巧以寵愚民茍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金履祥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況可專其利以自私哉夫為國家之長而惟財用之務其原必起於小人小人雖悖亦豈能自肆其毒哉惟有國家者以其言利為善於體國以其任怨為善於忠君以其掊克為善於理

財是以使為國家小人之得為於國家所以悖取者無所不至而國家之菑禍患害亦將無所不至矣蓋民窮衆怨兵連盜起百姓畔於下天變怒於上國家至此不可復為也已雖有善者以承其後亦將如之何哉蓋財之聚者有必聚之怨怨之聚者有必至之禍而禍之已至者無可回之埶甚矣哉小人之禍國家若是其烈也不謹之於其始而何以救於其終哉

臣按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之義諄諄以理財為言

豈聖賢教人以興利哉蓋平之為言彼此之間各得分願之謂也何也天下之大由乎一人之積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願而天下平矣是故天子有天下則有天下之用度匹夫有一家則有一家之用度天子之用度則取之民民之用度將取之誰哉居人之上者將欲取於民也恒以其心度民之心曰彼民之家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食則饑一歳無衣則寒彼之家計不可一日無亦

猶吾之不可一日無國計也體民之心反之於已使彼此之間各止其所處之分各遂其所欲之願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或失其所則天下無不平者矣是則大學所謂絜矩之道推極其理即聖門所謂仁所謂恕也雖然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是以願治之主不獨有理財之法又必有理財之人理財之法即所謂生財之大道是也理財之人所謂聚斂之臣決不用焉不用聚斂之臣

而行崇本節用之道推吾所以以心度心者以為取民之節度僅足吾用而已不分外以多求不極欲以侈用如是則上之人既得其分願而下之人亦遂其分願矣天下豈有不平也哉抑考理財之說昉之易大傳而大學不言理而言生何哉噫理之為言有人為分疏之意生之為言有生生不窮之意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存於民也無不足而用

於君也恒有餘矣治平之道端在於此朱熹所引陸贄呂公著告其君之言尤為切要伏惟聖明留神玩味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一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總論理財之道下

論語子曰節用而愛人

楊時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葢侈用則傷

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

朱熹曰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横賦暴斂必先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臣按帝王為治之道不出乎孔子此言愛之一言萬世治民之本節之一言萬世理財之要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朱熹曰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臣按國家不患財用之不足惟患政事之不立所謂立政事者豈求財於常賦之外哉生之有道取之有度用之有節而已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

胡寅曰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邮為智氏所攻

卒於晉陽托身而得免況為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敦本為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為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荈之利皆王政所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榷取昔也民富可以多取既而國富則民貧而無可取矣昔也國富可以横費既而民盡則國貧而無可費矣以四海之大九貢之入文景守之則三十稅一又且盡蠲不聞空匱之患明皇德宗守之則為大盜所迫倉皇奔竄食糲麥飯啖蕪

菁根而不能飽不聞揺克之益何輕用其國而慮不及趙簡子與尹鐸哉何急急於繭絲之近用而忽於保障之大計哉

臣按繭絲主賦税而言保障指藩籬而言尹鐸之意不在賦税在乎藩籬簡子知其意而從之鐸守晉陽損其戸數其後簡子之子果頼其庇然求其所以為保障之實不過損民之戸數而已夫國家所以為保障之固者以其民戸之衆也今欲其保

障而乃損其戸數何哉葢戸數一增則民間各自立門戸取之既多役之復衆力分而財聚民生所以日耗民心所以日離往往生其怨懟之心而背畔也今損其戸數則一夫應公家之征求餘夫營私家之衣食生理既厚感戴益深惟恐上之人一旦舍我去而他人來不我恤也一遇國家有難竭力以衛上捐軀以拒敵凡可以為國家保障者無所不用其極焉彼其以民為繭絲者則異乎是盡

民之力而役之罄民之貲而取之既征其田畝又征其畜產與夫山澤之所出飲食之所需無一不有稅焉譬則工女之繰絲縷縷而紬繹之非見蛹不止也胡氏所謂賊道者豈非斯人也哉上以賊道待下下亦以賊道應之睊睊然側目以視其上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望為之保障哉

唐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

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菑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臣按陸贄進言於其君所謂節之一言誠萬世人君制用豐財之要道也節與不節是葢君德修否之驗府庫盈虛之由生民休戚之本國家治亂之基贄既即此言告其君於前復即衛文公漢文帝

唐太宗三君始由艱窘而終獲豐福以著其能節則雖虛必盈之效以為其君勸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三君始由豐厚而終以匱喪以著其不能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以為其君戒其末又曰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是又開其君以遷善改過之機也吁後世之英君誼主有志於保民生壽國脈者當以節之

一言佩服於心而以贊所引之六君節與不節者以為勸戒而是思是懼則宗社之靈長生靈之安養實有賴焉

蘇軾曰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菑地不能使之貧

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静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

臣按古今制國用之大略蘇軾此言盡之矣人君

承祖宗之統為生靈之主有土地為之產財有黎庶為之生財有臣工為之理財當夫國家無事之時豫為國家先事之具以為萬世之計可也不幸所入纔足以為出所產僅足以為用吾則痛加抑損力為撙節可已則已非不得已必已可用則用非必當用不用不耗其財於無益之事不費其財於無用之地不施其財於無功之人如此則所以為國計者非但不為不終月之計而所謂一時之

計者方且經之營之寸積銖累朝斯夕斯由小而致大積少而成多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歲復一歲積三年而有一年之儲由九年而致三年由三十年而致十年由是而致夫百千萬年以為子孫無窮之計所謂天不能菑地不能貧人不能困之者豈不信其必然哉

蘇轍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使事之害財者未去

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人君所為無不成所欲無不如意矣

臣按蘇轍論豐財之道去其害財者而已害財之事有三所謂吏之冗員兵之冗食其中節目雖多然大要有定名有常數除其繁冗而存其切要害

斯去已惟所謂費之冗雜者則途轍孔多窠臼不一橫恩濫賜之溢出修飾繕造之泛興禱祈遊玩之紛舉不當用而用不可予而予三害之中冗費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無全去之理惟費之冗者則可權其緩急輕重而去之焉凡所謂冗者有與無皆可之謂也事之至於可以有可以無吾寧無之而不有焉則不至害吾財矣

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

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且以宋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戸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戸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戸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

皇祐二萬餘員治平二萬四千員皇祐官數一倍於景德治平則三倍之矣其餘用財之端皆倍可知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凡入官之多門用財之多端皆可考而知之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其所費皆如景德之數則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

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矣

臣按曾鞏此議以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校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詔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其議卓然可行顧人君肯用與否耳臣嘗因其言而疏以為今

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為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禄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禄養兵蔭子耳然蔭子止於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戸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税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戸口之數校之宋雖略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

倍於宋焉請自今為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戸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輩告其君有曰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埶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

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為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聖君為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去冗費足國用之正論要法也伏惟聖心加察又何難而不易哉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臣按人君為治莫要於制國用而國之所以為用者財也財生於天産於地成於人所以制其用者君也君制其用雖以為國實以為民是故君不足則取之民民不足則取之君上下通融交相為用時斂散通有無盖以一人而制其用非專用之以奉一人也是以古之仁君知其為天守財也為民聚財也凡有所用度非為天非為民

決不敢輕有所費其有所費也必以為百神之享必以為萬民之安不敢毫釐以為已私也是何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君特為民理之耳非君所得而私有也苟認以為已物而私用之不知天生之有限民力之孔艱積之百年而不足散之一日而無餘日消月耗一旦驟致於府庫空虛國計匱乏求之於官官無儲峙求之於民民無葢藏於是之時凡百

謀為皆不遂矣君位何所恃以為安國家何所資以為治哉譬則人之處家焉凡百居處食用之物公私營為之事苟有錢皆可以致也惟無錢焉則一事不可成一物不可得當夫平寧之時尚可借貸以支吾一旦有水旱盜賊之變則為溝中瘠矣家國一理但有小大耳然民非一家吾家雖乏猶可求之於比隣若夫國之乏絶藏之官者既虛取之民者

又竭其將求之何所邪人君當無事之日而
與念及此其尚兢兢焉戒謹介介焉吝惜而
不輕用天下之財如此則國計不虧邦本益
固下之人有家給人足之樂上之人有安富
尊榮之休凡百所為無不如意朝廷無不可
為之事海宇無不得所之人矣大學以理財
為平天下之要道臣觀於此而益信伏惟聖
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絜矩

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以上總論理財之道下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上上第一等錯雜也謂雜出第二等也兖州厥賦貞貞正也賦以最薄者為正厥貢漆絲兖地宜漆宜桑厥篚織文篚竹器盛布帛者

錦綺之屬青州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非一種也

徐州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土以為土封夏翟染雉羽為五色孤桐以為琴瑟材浮磬石露水濱可為磬者蠙珠珠為服飾暨及也魚用祭祀厥篚玄纖縞玄赤黑色纖縞皆繒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瑤琨玉石篠簜竹可為矢及管者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惟木可以備棟宇島夷卉服今木綿厥篚織貝木綿之精好者厥包裹也橘柚小曰橘大曰柚錫貢待錫命而後貢荊州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三木名礪

砥（皆磨石）砮（石砮）丹（砂也）惟箘簵（竹也）楛（木名可為矢）包匭（匣）菁茅（供縮酒者）厥篚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綿）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厥貢璆（玉）鐵（柔鐵）銀（白銀）鏤（剛鐵）砮（石砮）磬（石磬）熊羆狐狸織皮（四獸之皮及毛可織為罽者）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

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賦曰貢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氏之世始詳焉葢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大

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孔子删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為凖焉凡外此而别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

天下經常之制也此兼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藁三百里納秸半藁總結上皆有去皮服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納穀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麤而遠精畿内專言田賦者畿内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兾州獨無之甸服

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説者以爲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地則併其本藳取焉盖米以食人藳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有輕重之等精麤之異非若後世一槩取之無所分别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髙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誠萬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

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

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臣按先儒謂有若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以厚民也蓋國家之財皆出於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君孰與守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斯二言也最為親切著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於千萬世之聖子神孫則千萬世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

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為皮毛之喻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於厚斂自三代以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舍地而稅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則民之貧者何以為生哉貧無以為生則不愛其死是

趣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

難者我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即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

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

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廪盈府庫充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宫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衆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

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於此也矧今承
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
有作為一切事功畧加省節自然有餘伏願聖明
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
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
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寛征之詔以甦農民
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國本者在
是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勤古字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葢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

不苟用宫闈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盖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盖財者民之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

者乃萬倍於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

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蓋粟生

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閒而辦

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蓋以錢可無而

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

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寧以

菽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

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勲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織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貢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農桑輯要云

木綿種於陜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録亦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績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覔種於彼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陜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海通船商關陜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

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於今代

代宗始以畆定税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税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税之法每州各取大歷中一

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呂祖謙曰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

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戸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戸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戸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戸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

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葢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畆撿覈為易兩稅以資産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别有徵求

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黄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

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遂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為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為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

法爲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戸今纔百餘戸閿鄉縣舊三千戸今纔千戸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戸税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絶攤逃之弊盡逃戸之産税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

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本諸此葢以取税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茍取其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絶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産僅足以供一戶之税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

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戸一嵗之中一戸惟出一戸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戸乃以二十戸税攤於八十戸中是四戸而出五戸税也明年逃三十戸又以三十戸税攤於七十戸中是五戸而出七戸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戸又以五十戸税攤於五十戸中是一戸而出二戸税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嵗加於一嵗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

哉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國亦不可以為國矣為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為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

除免如李渤所言絶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既安國用亦足矣以上賦税

書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逺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

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是覘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於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絲枲之屬三曰器貢錢鐵石砮之屬四曰幣貢玉馬皮帛之屬五曰材貢栝柏

篠簜之屬六曰貨貢金玉龜貝之屬七曰服貢絺紵之屬八曰斿貢羽毛可以為旌旄者九曰物貢所産雜物

楊時曰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葢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為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

較其贏餘以為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略為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内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内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彊其

不來蓋人君昭德之致於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彊之使貢哉

林椅曰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以萬民惟正之供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臣按太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而亦非

有意而求其諸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胡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經於求賻求車

求金皆書曰求無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冗不衆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謂求求者下之乞於上不足者資於有餘之謂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於人則是示貪風於天下開賄

道於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長唐羌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適已之便而有愛民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之義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臣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罷權萬紀同一心也所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文礱見之宜愧死矣後世人主乃因其臣獻珍異而

奬寵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視順帝豈不遠哉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内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

臣按人君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涖之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以予之

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已者而酬之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為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為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為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已祖宗

以此為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孫猶繼之以不善況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産則充廷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為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為勞擾竊以謂郡國貢獻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為勞擾也至於道里之遠輦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傭倩車馬官府為之廢政農作為之妨業上之所得無幾計其所費百倍於所貢之物亦有之矣況又遣使齎貨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泝海之涯其為勞擾又可勝言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

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為夸無之亦不足以為歉為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册焉歴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乎然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甿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詩云劚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周祖此詔並傳後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彊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朝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産合貢之物止許長吏修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理志各載諸郡土貢物件而宋地理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州郡所貢土産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為需索以一人口體

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以營私一人之用纔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稱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廟祭祀之品宫闈甘㫖之奉軍國兵戎之需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

之歷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禄寺之厨料寶鈔司之
朵穰與凡皮角翎鰾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
為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
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
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羡餘郡國之進獻倖幸之珍
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

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為乘金以為賻猶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絶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貝俗謂海介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

塊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瑩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貢獻

以上論貢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于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

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臣于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即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二